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十國春秋卷八十七

檢討吳任臣撰

吳越十一

列傳

元德昭

吳程

裴堅

沈虎子

元德昭本姓危字明遠撫州南城人父仔倡信州刺史  
為淮南兵所逐來奔于杭武肅王待以賓禮尋署為淮  
南節度副使惡危姓因更其姓曰元氏德昭起家鎮東

節度巡官錢塘縣令累授睦州軍事判官知台州新亭

監始在信州仔倡出諸子命日者徧視貴賤日者指德  
昭曰獨此子非武官及學文師為避席者數矣曰子誠  
宰相器勉自愛也文穆王襲國任教令者頗乏員林鼎  
以德昭薦王與語久之謂鼎曰德昭有輔弼才吾子孫  
無憂矣遂命掌文翰機密事及事忠遜王用師南閩兵  
略要務悉以委德昭尋拜丞相忠懿王立恩遇彌至顯  
德二年常州之役吳程執趙仁澤送西府德昭力救曰

此強團練宥之足以勸忠得不死六年偕吳延福入貢  
於周專對稱旨禮待有加德昭厚重多謀臨事尤能果  
斷每屬國政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他論皆息軍中有不  
循法度者德昭以理論之無不聽服先是胡進思迎忠  
懿王於邸第德昭立簾下不拜曰竢見新君進思亟出  
褰簾迺下拜其遇變得大體如此性嗜酒雖沉醉無所  
怠事晚年衰耗忠懿王見之謂左右曰吾向見德昭容  
色衰憊必一旦不諱人誰輔我因泣下德昭處家以孝



友聞常時序置酒環列几席間者凡四從遂咏滿堂羅綺四代兒孫之句以志喜焉及卧疾先自為埋文治後事乾德六年三月己酉卒年七十有八贈太保謚曰貞正

吳程字正臣山陰人祖可信唐定州虞唐縣令父蛻大順中登進士解褐鎮東軍節度掌書記右拾遺累官禮部尚書程筮仕校書郎武肅王承制歷授檢校戶部員外郎借緋寶正末王女將選婚於士族時孟榮于葆暨

程三人旅見王廷武肅王熟視程久之廼選焉遷金部  
郎中借金紫以程有吏術令提舉諸司公事文穆王襲  
國奏授職方郎中觀察支使節度判官天福中王子弘  
儼遙典睦州命程知州事忠遜王時以程判西府院事  
尋拜丞相福州李孺贇伏誅授程威武軍節度使乾祐  
三年南唐侵福州程密示諸軍方略獲其將查文徽初  
唐人薄閩城時浙兵方授甲將卒充溢庭廡紛然不可  
遏程登檻瞋目叱之由是一軍皆股栗歸與元德昭同

為丞相忠懿王以國用繁廣尋命兼掌屯田權酤事周  
世宗之伐江南也徵我兵西擊唐蘓州營田副使陳湍  
告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會唐  
主下詔撫安江陰吏民湍復言周詔書已至趣出兵程  
為言於忠懿王期勒兵以出元德昭曰唐大國不可輕  
若我入唐境而周兵未至誰與併力能無危乎程固爭  
以為時不可失王卒從程議而程以異議故復不能無  
望於德昭於是陽激將士怒以為元丞相不欲出師且

從史將士以擊德昭為辭王匿德昭府中而捕言者頗  
急嘆曰方出兵而士卒欲擊丞相何不祥也程廼督鮑  
修讓羅晟而去二人者素與程不相能至是程抑之甚  
愈忿怒當唐兵薄晟營晟不力戰敵遂直趣程帳程大  
敗僅以身免王怒悉奪程官而程自是屈矣先是程在  
東越以父蔭不事苦學有謂程曰觀子骨法與羣儒類  
但恨他日登將相不長談論耳程自是頗勤學文穆王  
時西府院官騰攜者常夢程化為赤龍望南方而去攜

因語夢於人曰吳氏子非我所測也及為福州始驗其兆乾德初程夢一羽人布策于前曰計子之筭而所遺者三後三年程卒年七十有三王命復原官謚曰忠烈裴堅字廷實湖州人父光庭累官至中書令有術士張景歲能言休咎輒以紙大書急字貽光庭不旬日果貶台州刺史大有政聲堅幼而明敏善屬文及長有知人之鑒事文穆忠遜忠懿諸王多善政條教有方累官禮部尚書中書令拜吳越國丞相廣順二年九月甲寅卒

年五十六謚曰文憲

沈虎子仕忠懿王為丞相王受宋命攻江南之常州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王不從卒進兵拔常州已而虎子隨王入宋授

闕

終於其位

按張端義貴耳錄曰吳越王入朝時宋太祖謀下江南王許以舉兵

援助歸語其臣沈倫倫云江南是兩浙之藩籬藩籬撤堂與豈得安也大王指日納土矣通鑑作丞相沈虎子之言今從之

論曰德昭當倉卒之際竢覲新君克定大寶可謂安社

稷臣矣程奏捷閩徽有武功焉毘陵之役義昧和衷輿尸辱國何前後之較殊邪堅雍容廟堂政有體要虎子懷虞虢之憂進脣齒之論雖時勢畧與古異其說固不可易也

鮑修讓

曹杲

沈韜文

陸超

杜叔詹

劉彥琛

俞公帛

盛豫

林克己

司馬球

孫顯忠

鮑修讓君福子也少寡言語治軍嚴整有法度累官上

直指揮使遷衢州刺史天福十二年為戍將護李孺贇  
于福州孺贇叛修讓隨殺之傳首杭州顯德三年從吳  
程攻常州以應周世宗之師建隆元年知福州彰武軍  
事復改上直諸軍都鈐轄使同參丞相府事卒

曹杲真定人文穆王時官金華令會婺州兵叛杲以計  
平之就擢本州刺史忠懿王朝宋杲填撫國中即城隅

浚三池引湖水入城以通舟楫王歸嘉其功賜池名曰

湧金立石池上

順存錄云湧金池乃守將曹杲引西湖水為池吳越王元瓘書三字刻石識其



旁今從西湖志納土後宋授杲威遠軍節度使無何卒見神於

豐豫門有五風滅火之異土人立祠肖象迄今歲祀不絕

沈韜文湖州人父攸常州刺史韜文性介潔好學能屬

文闕王時為元帥府典謁參畫軍務時時有所裨益

累官左衛上將軍改湖州刺史甚有清名

陸超錢塘人闕王時以功擢衢州刺史有惠政衢人

多稱之

杜叔詹秦人也開寶中繼孫承祐為平江軍節度使仁惠循良興賢愛士常重建孔子廟以鼓厲學者已又除靜海軍節度使忠懿王納土歸宋叔詹授戶部尚書

劉彥琛安國人也為忠懿王將多戰功官衢州刺史卒

于官因葬其地

子仁祚有志節忠懿王降宋宋常求請有功于吳越者錄其官仁祚竟辭以疾

仕不往

俞公帛杭州人

闕

王時官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頗

著異績道婺州愛義烏土風遂家焉其後代有聞人

盛豫餘杭人事忠懿王授檢校太傅奉使于宋由汴京  
歸人曰盛太傅無憂色吾屬安矣歸宋後卒贈太師二  
子京度又沈陵武康人官奉國軍鎮遏使沈承慶錢塘人官營田使入宋改大理寺丞亦與豫同時  
林克己錢塘人忠懿王時官通儒院學士博洽善文章  
宋隱士逋即其孫也

司馬球仕

闕

王以御史中丞為崑山鎮遏使因家焉

球有捍禦功邑人頗稱述之後子孫隱居不仕止稱馬氏云

孫顯忠錢塘人事

關

王為名將金沙灘有履泰將軍

廟即其人也

宋嘉熙中禱雨  
有驗封天澤侯

黃彝簡

沈承禮

孫承祐

崔仁冀

黃彝簡字明舉福州人父延樞為閩太祖從事甚被親  
遇閩惠宗以女妻之忠獻王得福州延樞來降署光祿  
卿彝簡少孤好學為王子惟治明州判官有聲開寶初  
宋加忠懿王功臣號王使彝簡謝宋將歸太祖謂彝簡  
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館外建禮賢宅以待李煜

與元帥今煜崛強不朝吾將討之元帥助我乎無為他  
謀所惑俟江南平可暫來見保無他阻朕執圭幣三見  
於天豈敢自誣彛簡歸語忠懿王未幾隨王入朝授從  
官為王掌書記後改王淮海國王又封許王彛簡皆為  
其府判官加倉部員外郎累遷檢校秘書監平江節度  
副使彛簡能文尤工詩老而不輟以壽終

沈承禮湖州烏程人武肅王辟置幕府署處州刺史文  
穆王妻以女除府中右職出為台州刺史忠獻王時以

承禮掌親兵忠懿王襲位命知威武軍節度使宋師征江南忠懿王以為兩浙諸軍都鈐轄使率水陸數萬人助平常州因攻潤州城中兵夜出焚外柵諸將皆欲馳救承禮曰兵法擊東南而脩西北此之謂也命士卒皆擐甲蓐食堅壁不動他壘不設脩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焉丹陽平遂從宋師攻金陵時冬至軍中皆聚飲承禮謂將士曰城中以我節序必燕享脩我急矣宜出不意以圖之廼召敢死士千人焚火薄城下

陷其東門士多攀壘而登江南遂降宋錄功授寧海軍

節度使

一云真授福州節制

太平興國中王獻地徙承禮鎮密州

八年卒年六十七太宗廢朝二日贈太子太師中使護

葬初秦王廷美之敗宋有司按驗忠懿王與王世子惟

濬孫承祐陳洪進常有贈遺獨承禮無焉

孫承祐杭州錢塘人忠懿王納其女兄為妃因擢處要

職累遷浙江東道鹽鐵副使鎮海鎮東兩軍節度副使

知靜海軍節度事開寶初官鎮東鎮海等軍行軍司馬

隨世子惟濬入貢於宋宋太祖詔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未幾忠懿王署為中吳軍節度使七年王復遣承祐貢於宋太祖賜襲衣玉帶鞍勒馬黃金器五百兩銀器三千兩雜綵五千匹且令諭旨於王將有事於江表已而從王克常州功居多會宋詔改中吳為平江即授承祐鎮平江軍太平興國初王盡獻吳越地徙承祐泰寧軍節度使五年從韋大名留知府事雍熙二年改知滑州數月卒贈太子太師承祐在浙日憑藉親寵恣為奢



侈每一燕會殺物命千數家食亦數十器方下箸設十  
銀鑊構火以次薦之常饌客指其盤曰今日南之蟬螯  
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嘉粟無不畢脩可云富有小  
四海矣又用龍腦煎酥製小樣驪山復千金市石綠一  
枚治為博山香爐峯尖上作一暗竅出煙呼曰不二山  
忠懿王常以大片生龍腦十斤賜承祐承祐即對使者  
索大銀爐作一聚熱之曰聊以祝王壽其豪貴如此後  
歸宋扈從太宗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

幽州南村落間日已旰西京留守石守信與其子駙馬  
都尉保言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即延所止幕舍中  
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著  
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語所親曰大行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終  
子誘仕宋駕部郎中出為淮南節度行軍司馬

崔仁冀字子遷錢塘人也少篤學有文采事忠懿王為  
通儒院學士王罷沈虎子政事以仁冀代之宋太祖常

諭忠懿王入朝仁冀告王曰主上天資英武所向無敵  
保族全名上策也王然之太平興國二年王在汴京會  
陳洪進納土王疏言願罷所封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  
大元帥職名宋太宗優詔不許仁冀復從吏王曰朝廷  
意可知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  
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迺能飛去  
耳王遂決策奉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闕下太宗  
以仁冀歸誠功授淮南節度使累擢衛尉卿判大理寺

移知撫州卒先是有侍郎鮑約者頗從史忠懿王納土  
而同官胡毅劉張俱力言不可及王歸宋約竄處海上  
王使人以詩追之云東遐追兮西遐追鮑約何如罷釣  
歸迄今有遐追廟焉

論曰宋藝祖兄弟繼興龍飛虎變削平羣雄中原混一  
太陽出而燭火熄固知帝王自有真也諸臣力贊歸誠  
臣主俱榮不可謂不知幾焉以視金陵拒敵番禺稱戈  
蓋不無順逆勞逸之異矣

余萬頃

江景防

陸崇辰

余萬頃字九疇睦州人事忠懿王為武林檢校察諸軍事左右親軍靡不畏憚國亡入宋遷侍御史有言無隱人目為殿上虎改授戶部侍郎榮祿大夫卒萬頃從子元嘉亦仕忠懿王至宋累遷賜緋魚袋中奉大夫

江景防字漢臣常山人事忠懿王官侍御史當五代時吳越以一隅捍四方費用無藝其田賦市租山林川澤之稅悉加故額數倍宋既平諸國賦稅恒仍舊籍以為

斷忠懿王入朝景防以侍從當上圖籍歎曰民苦苛歛  
久矣使有司仍其籍民困無已時也吾寧以身任之遂  
沉圖籍於河詣闕自劾所以亡失狀宋太宗大怒欲誅  
之已而謫沁水尉遂屏居田里以卒未幾太宗命右補  
闕王永均吳越田稅舊率畝稅五斗永更定為一斗其  
減稅之由人以為實兆端于景防沉籍云景防子孫後  
相繼擢正科者四十人貴顯不絕

宋侍御躋溥輔臣  
萬里皆景防之裔

陸崇扈其先吳郡人後徙福州侯官縣父景遷仕忠懿

王為驍騎上將軍檢校太傅崇扆累官威武軍觀察推  
官有能名從忠懿王歸宋官至殿中丞

十國春秋卷八十七

十國春秋卷八十八

檢討吳任臣撰

吳越十二

列傳

吳仁璧

方昊

孫邵

石延翰

宋榮

嚴永

范贊時

吳仁璧字廷寶蘓州人也一曰秦人少習星緯黃白家言唐大順中登進士第已而入浙家貧常佯狂乞於市



武肅王聞其名待之客禮叩以天象仁璧辯非所知欲  
辟幕職又以詩固辭及秦國太夫人薨具禮幣請為墓  
銘仁璧堅不肯屬草武肅王大怒投仁璧於江中死有  
詩一卷行世先是仁璧學於廬山道士數年道士曰能  
學仙乎仁璧固陳求名之志道士曰一第猶拾芥耳但  
他年勿干英雄至是遂驗仁璧有女年十八能詩精於  
天官之學居恒戒仁璧慎出入無罹羅網及仁璧逮繫  
女泣曰文星失位大人其不免乎未幾王併沉之東小

江

方昊字太初青溪人昊生於唐末唐亡耻非所仕遯隱  
岩谷中武肅王常招之不肯往聚徒講學于上貴精舍  
以終其身鄉人化之稱為靜樂先生

孫邨明州奉化人也自幼負氣岸博學高才唐末為左  
拾遺朱全忠篡唐著春秋無賢人論即脫冠裳服布衣  
歸隱于奉化山著書紀年悉用甲子以示不臣之義

石延翰明州人父渝兄延俸皆應辟用顯貴延翰獨耻

仕強藩隱居沃洲山白雲谷以書史自娛後贈白雲先生

宋榮婺州義烏人隱居本州覆釜山下通尚書春秋廣順中忠懿王累徵不就學者私謚曰文通先生

嚴永溫州永嘉人也初仕南唐歷顯官一日避地歸藏衣冠於平陽青華山穴中為人傭作自給使者以問

王命物色得之永不得已於穴間取衣冠以行已復遜去不知所之士人名其處曰嚴公岩

范贊時蘓州人父夢齡與廣陵王子文奉交善官中吳  
軍節度推官贊時博洽善著書所輯資談六十卷世多  
藏弃之

一云文奉之客  
著資談三十卷

子墉事忠懿王有能名國亡隨

王入宋終武寧軍掌書記

按宋臣范仲淹即墉子

論曰吳仁璧不草王母墓銘或譏其太過鮮周身之哲  
而余謂不然匹夫有志終始不移士嚮富貴而躡嚙侯  
王前者比比已若仁璧可不謂烈哉方孫石嚴高蹈巖  
谷宋范怡情墳典其人咸有足多者焉

毛勝

毛勝字公敞晉陵人也仕忠懿王為功德判官性善詆  
諧喜雅謔自以生居水國饜享羣鮮號天饒居士又以  
地產魚鰕海錯四方所無因造水族加恩簿假以滄海  
龍君之命品叙精奇文章典贍其辭曰今咨爾獨步王  
江殊江瑤之  
文名昂鴈仙姿瓊瑤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  
宜以流碧為靈淵國追號玉桂仙君稱海珍元年令章  
丘大都督忠美侯滄浪頭章隱浪色奇八甌稱最杜口

中郎將白中隱車螯負乃厚德韜其雄姿殊形中尉魚靈

甘尹淡然子

蚶菜

體雖詭異用實芳鮮王德公季遐

魷魷

純

潔內含爽妙外濟滄浪頭可靈淵國上相無比白中隱

可含珍大元帥豐甘上柱國兼脆尹淡然子可天味大

將軍遠勝王季遐可清綃內相頡頏羣王令多黃尉權

行尺一令南寵

蠟

截然居海天付巨材宜授黃城監遠

珍侯復以爾專盤處士甲藏用

蛭

素稱蠟副衆許蟹師

宜授與國公圓珍巨美功臣復以爾甘黃州甲杖大使

咸宜作解蘊中

蟹

足材腴妙螯德充盈宜授糟丘常侍

魚美君復以爾解微子

彭越

形質肖祖風味專門咀嚼謾

陳當寘下列宜授爾郎黃少相令合州刺史仲局

蛤蟪

重

負雙宅閉藏不發既命之為含津令陞之為慈誠君矣

粉身功大償之實難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監試

甘圓內史令靈蛻先生

文

外無排脇之鉅內無鯁喉之

亂宜授紅鐺祭酒清腴館學士令惟爾清臣

鱸

銷醒引

興鮮鬣之鄉宜授橙齏錄事守招賢使者令珍曹必用

郎中時充鯨鎗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衙効死軍使

持節雅州諸軍事令惟爾白圭夫子鯨貌則清臞材極

美俊宜授骨鯁卿令甘鼎龜究詳爾調鼎之材燕舌潮

津宜封醉舌公令甲拆翁龜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

禮也介冑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懦緩不踰規繩仁

也故前以擐甲尚書榮其跡顯其能宜授金九丞相九

肋君令長尾先生鯨惟吳越人以謂用先生治醬華夏

無敵宜授典醬大夫仙衣使者令元鎮石區區枕石子



孫德甚富焉宜授新美舍人令和羹長朱子房

石決明

酒

方沉酣臭薰一座挑筋少進神明頓還至於七孔賦形

治目為窳宜授懷寄令史令甘盤校尉

烏賊

吐墨自衛白

事有聲宜授喫墨將軍令元介卿

龜

爾卜灼之効吉凶

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令惟爾借眼公

水母

受體

不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左右衛駕海將軍

令藏珍

真珠

照乘走盤厥價不貲班希

玳瑁

裁簪製器不在

金銀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班希宜授點化使

者令房叔化

壯

粉廁湯丸累護丹器屈突通

梵

振聲

遠聞可知佛樂阮用光

研

運體施功物皆滑瑩維幼文

珂類乎貝孫點綴鞅勒粲然可觀小有文采叔化可豪

山太守樂藏監固濟突通可曲沃郎梵響叅軍攝玉塔

金舍用光可檢校大輝光宜充掌書紀幼文可馬衣丞

令惟爾田青

螺

微藏淺味無所取材世或烹調以為怪

品申潔

蛙

蒼皮癰疹矮股跳梁江伯彞

鯪

宋帝酷好鰈

則別名屯江小尉

江

漁工得雋亦號甘肥田青授具體

郎申潔宜授濟饌都護行水樂令伯彛宜授宋珍都尉

南海詹事屯江小尉宜授追風試湯波太守令以爾錦

袍氏鯢骨踈肉緊體具文章宜授蕪腸御史仙盤遊奕

使以爾李本鯉三十六鱗大烹允尚宜授跨仙君子世

美公以爾鮮于羹鯽砍鱸精妙見稱杜陵宜授輕薄使

銀絲省饜德郎以爾楚鮮魚白隱釜沉糟價傾淮甸宜授

傾淮別駕以爾縮項仙人鰻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授

槎頭刺史以爾食寵侯鯉支節班駁標致高爽宜授添

厨太監以爾單長福鐔曲直靡常鮮載具美宜授泥蟠

掾以爾管統管蔥省象菜伯可脩煎和宜授長白侯同盤

司箸局平章事以爾脩員居士崇東腥粗無狀見取俗人

宜授鍊身公子以爾唐少連崇連池塘下格代匱充庖宜

授保福軍節度使令黃薦可河純爾澤嫩可貴然失於經

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醇疵隱士為爾之目特授三德尉

魚春榮小供奉令新餐氏鰓爾療饑無術清醉有材葬

新妖亂臨盤肆餐物以人汚百代寧洗爾之得民累有

由矣宜特補輔庖生令蓋頑生乎泥沙薄有可采宜授  
表堅郎

葉簡

李咸

朱景環

顧規

目醫

喻皓

葉簡不知何郡縣人善占候尤精風角武肅王辟居幕  
中徐綰許再思之亂王在龍泉聞變召簡筮之簡曰賊  
無如我何王曰淮人將同惡乎簡曰淮人不來宣城當  
濟賊耳然宣城亦當敗于明年今不足慮如期皆驗天

寶元年五月有旋風南來遶案三匝王召簡問曰此何祥也簡曰法應楊渥死速遣弔祭使往彼當自不與王曰生辰使方發寧可使弔祭簡曰第遣之吳問何由預知答以貴國動靜敝邦皆刻期前定不間毫髮王恚如其言生辰使前一日至而吳景帝為徐溫所弑會次日弔祭使隨至楊氏左右殊出不意皆驚以為神

又術士楊

知武肅王時亦有奇驗見陳纂藻光錄

李咸與葉簡同在武肅王莫府徐許之變也王召咸占

之咸曰大王霸業方永但分野小災耳請弗慮不然大  
王當有疾王曰寧我有疾豈宜害百姓耶後卒如咸言  
天寶十六年梁冊王為吳越國王先一日雨雪王召咸  
卜以他日咸曰大王雙受封冊惟天所相雨雪必霽固  
可卜社稷之延永矣武肅王從之即夕果星斗明麗詰  
朝遂成禮焉

朱景環美術神妙天寶中廣陵王元瑋鎮中吳軍景環  
居盤門驛上書云蒞任後法當三十年安寧元瑋以其

說甚遠末之奇也隨命燭藝去至天福子丑間忽憶其  
事亟召景環叩之曰筭數定矣願大王計後事已而竟  
如其言

顧規者本蘓之玉工也廣陵王元璩常令於便室解玉  
元璩數召術士朱景環問奇禽遁甲事規性穎悟時時  
竊聽而疏記之一日以所記質于景環景環授以學規  
因盡得其傳忠獻王常欲親饗五廟規上書輒言翌日  
漏下五鼓之前利耳必欲用寅則杜門在南不可出入



詰朝王以寅時出車於南門會鎖牡有忤久之不能啓  
遂破鑰而出由是知名忠獻王擢為軍師

目醫胡某者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療內外障眼鍼法  
獨神武肅王末年患目疾召使治之醫曰目易治耳然  
大王非常人殆天所以為大王患者若療之是違天也  
恐無益於壽王曰吾起身行伍跨有方面富貴極矣但  
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而應手豁然王喜賜物  
以萬計醫悉不受明年王果薨

喻皓有巧思

開

王常于杭州梵天寺建七級木塔方

登數層而塔動不止匠師密訪於皓皓曰此易耳但逐級布板訖傳以實釘則塔定不搖矣國人服其精練

徐綰

陳詢

陳璋

高澧

胡進思

徐綰故孫儒將也儒死綰帥士卒來奔武肅王愛其驍勇以其兵為中軍號武勇都而署綰為右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杜稜常切諫之請以士人代武肅王不許天復

二年武肅王巡衣錦城命綰帥衆治溝洫副使成及頗聞士卒怨言請罷其役復未之許也已而武肅王臨饗諸將綰謀於坐中作亂不果稱疾先出武肅王恠之居數日命綰將所部先歸杭州及外城綰縱兵焚掠而左都指揮使許再思者以迎候兵應之進逼牙城王子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為潘長等閉門拒敵武肅王歸至北郭門不得入成及代武肅王與綰戰斬首百餘級綰退屯龍興寺王乃得微服入城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

屯諸門復使顧全武詣廣陵說吳武帝且以子為質綰  
果召田頽于宣州會吳武帝趣頽還頽取武肅王錢百  
萬質文穆王而歸綰與再思皆隨頽至宣州後頽敗吳  
獲綰載以檻車歸浙武肅王剖其心祭高渭

陳詢餘杭人睦州刺史晟之弟也晟在州十八載而卒  
子紹權嗣詢黜紹權而自立懼非武肅王所命內不自  
安屬徐許之亂廼私通田頽頽敗益懼及王命桐廬縣  
隸使府且徵軍賦詢遂不聽命天祐二年奔淮南

陳璋者孫儒黨也兵敗降武肅王以從征董昌功遂被  
任用稍遷衢州制置使天復初田頔入寇築壘絕往來  
之道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璋將兵奮擊直據其壘即  
日擢衢州刺史赴州時王親餞于江干恩禮加等會徐  
綰作亂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綰黨自疑迺率步卒  
三百人奔璋璋遽納之未幾丁章叛永嘉宣州田頔使  
其下戚滔招之璋復假道以遣王聞之心未善也密令  
衢州羅城指揮使葉讓殺璋事洩璋殺讓以叛陷東陽

犯登陽自署衢婺二州刺史久之為浙師所逐遂奔淮南歷官右龍武統軍加平章事死之日所乘馬悲鳴數月而斃人咸異焉初武肅王命璋城衢州工畢賁圖獻王王視西門樟樹謂左右曰此樹不入城陳璋當非吾所蓄也其先見有如此

高澧湖州刺史彥第三子也初彥常夢羽人持刀入卧內驚問其故羽人答曰來為君之子報數千人冤耳已而生澧年十三四即酷暴自用及天祐末嗣父職恣行

誅僂好使酒殺人而飲其血旦暮必掠行人食之將吏  
侵晨入署多與妻子泣別澧每登消暑樓眺望則州城  
東西水陸行人皆絕迹一日召鄉丁為牙軍悉文其面  
衣青衫白袴以緋抹額凡所指令必鞠首仰首如夜叉  
狀又與州人約三日盡當黥面過限者誅澧躬自雕額  
塗頰傅之粉既而州人黥畢澧乃稍稍滌去如故形其  
狂諄多此類也晚年將敗忽召郡吏議曰我欲盡殺百  
姓可乎吏對曰百姓租賦所出殺之供億何辦願求他

可殺者澧默然是時澧括諸縣之三丁抽一立都額為  
三丁軍凡三千餘人會有言其怨望者澧盡集于開元  
寺給曰將饗汝因閉三門之半而納之入者輒殺死將  
及半而在外者始覺遂奔逸為亂澧盛怒閉城大索戮  
之無遺武肅王惡其兇虐謀治兵問罪澧遂導淮南將  
李簡等入其境王遣子傳瑋禦之簡等挾澧而遁澧至  
淮南屢取倡姬入私室食之竟為淮人所害先是僧如  
訥與高彥臨訣退謂衆曰高公將殂我亦當逝盖有白



面夜叉治此郡矣若輩宜避之俄而澧代其父白面者  
澧固未黔面也又澧延太常博士丘光庭校書樓中澧  
一夕履襪登樓光庭忽回顧見青面鬼形者遂大呼頃  
之見澧澧密言曰博士慎勿言吳興人皆以澧為夜叉

精云

僧贊寧傳載畧云初湖州南有漁人採浦至一高塘蘆葦夾道漁者捨舟百餘步見一大宅登堂一

人荷鐵爐炙炎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高澧吾是黃巢天武誅戮天下為不入湖州藉汝之手速殺之

胡進思湖州人故屠牛為業已從軍隸鎮海軍戲下文  
穆王質于宣州田頔所進思與戴惲親隨左右履危機

者數矣文穆王立推舊恩用進思為大將稍遷右統軍  
使及忠獻王繼王位王年少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  
禮始與閔璠暉恃權專橫已又與程昭越密謀出璠於  
外其美權反復盖天性然也忠遜王嗣立性剛嚴頗早  
侮進思進思不能平會忠遜王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  
日進思固諫以為太厚忠遜王怒擲筆水中曰以物與  
軍士奚多少之限邪進思大恨而退進思常有所謀議  
忠遜王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民

有殺牛者吏按之引入所市肉近千斤忠遜王顧進思  
曰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王曰然則吏妄也  
因問進思何能知其詳進思蹶蹠曰主臣臣昔常從事  
於此進思以忠遜王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慚恨又進思  
初建議遣李孺贇歸閩俄孺贇叛忠遜王切責之進思  
益不自安及歲暮畫工獻鍾馗擊鬼圖忠遜王以詩題  
圖上進思見之大悟知王決于殺已矣會忠遜王與水  
丘昭券何承訓謀逐進思而承訓反洩之進思進思遂

擁內牙兵錮忠遜王於義和院迎忠懿王立之忠懿王

畏忌進思曲意為之下進思數請除廢王忠懿王不許

進思于是亦內憂懼居無何疽發背卒

南宋龔茂良有湖州靈昌廟記

言胡進思事與正史畧殊附錄于此記曰公諱進思字克開家于雪川容貌雄偉目光如電甫四歲能讀書七

歲知為文十七歲舉進士不第毅然棄其業學劍稍結

豪賢知畧邁衆膂力過人從錢武肅王鏐軍中累功拜

內衙統軍使兵部尚書左丞長興三年武肅王卒子文

穆王襲位文穆王卒子忠獻王佐襲位忠獻王卒弟侂

藁位侂暴虐荒淫公數以直諫見疎懼禍及己乃廢侂

迎其弟做立之是為忠懿王公嘆曰位將相因偏方此

為恨耳老不即去吾族亦矣遂謝病不出王數至第強

起之公以顧命不獲去乃命諸子悉渡江散處台亭間

公次子慶因度奉化童公嶺得石樓達島之勝始定家  
焉公請告歸雪川躬率子弟力稼穡暇則教以經史騎  
射夫人杜氏亦以紡織率內家底饒裕賑鄉里貧乏反  
喪其弗能舉者分田廬以安他邑來依者息爭訟化姦  
頑禮俗相讓既又以錢氏自相國位內難將作不得已  
復之杭至公署已聞變時年九十八歲發疽而殞長子  
工部尚書璟奉棺歸葬焉鄉父老咸思德義立祠祀之  
祠成隣人陳什醉舞庭下輒嘔血集死公子慶再拜得  
甦醉者降曰姑試耳後過客敬禮莫敢正視過水旱疾  
疫禱之如響宣和間睦寇方臘起工命童貴為浙江淮  
南宣撫討之裨將楊可世便道取疾駐兵祠下是夜夢  
神告曰我當贊公一戰旦謁祠下乃夢中所見神也兵  
至睦城見甲兵擁白馬前導大敗賊兵擒臘而歸因奏  
其績於朝敕廟額曰靈昌淳熙中父老復請敕賜靈昌  
廟夫人杜氏贈邢國夫人官為祀之

論曰徐綰狼子野心終成亂階豈武肅智出杜司馬下乎胡進思挾兵廢主為罪之魁獲追天誅卒死于牖下幸矣禮肆其凶惡遂墜家聲父子兄弟何忠逆之不侔耶要性生有固然耳二陳傾危反覆動懷貳心嗚呼難與言君臣之義已

十國春秋卷八十八

十國春秋卷八十九

檢討吳任臣撰

吳越十三

列傳

僧文喜

僧無作

僧昭

僧幼璋

僧自新

僧全付

僧道愆

僧靈照

僧德韶

僧行脩

僧義寂

僧延壽

僧贊寧

僧儀晏

僧彌洪

僧清聳



僧契盈

僧道潛

僧希辨

僧志逢

僧顧齊

釋岩

僧德倫

僧彙征

僧文喜嘉興義和鎮人也本姓朱氏七歲為僧戒律精嚴往叅洪州仰山禪師言下頓了久之禮五臺築室于頃山會黃巢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唐光啟三年武肅王請住龍泉寺已又住聖果表薦賜紫加號曰無著光化二年又徙居無著院忽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逝塋于靈隱之西塢徐綰之叛田頔縱

兵大掠因發文喜塔肉身如故髮爪盤繞異之武肅王  
命裨將邵志重封瘞焉同時有虛受鴻楚從禮惠明諸  
僧皆為王所尊禮

僧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蘇州人也母戴始妊時夢有  
沙門稱徐姓者本住持流水寺欲寄此安居心竊異焉  
已而誕無作幼聰穎絕倫乞舍身出家父不許未幾薙  
髮叅學于閩僧義存深入堂奧武肅王仰重召居明州  
因便辭歸留詩云銜恩雖入國辭病却還山

僧昭通術數大為武肅王所重號曰國師一日昭謁王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錢數十文王令之曰速收恐人踏破汝錢昭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方可後忠懿王舉族入宋因而國除王生年為丑是牛踏錢之應云

僧幼璋故唐相國夏侯孜從子也大中初年孜出鎮廣陵幼璋方七歲隨行遊慧照寺聞誦法華經堅求出家咸通十三年至江陵騰騰和尚戒曰若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即止未幾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

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幼璋  
尋抵天台山於靜安創福唐院其言頗驗已又住隱龍  
院天祐三年武肅王遣使童建賫衣服香藥敦延西府  
署志德大師館于功臣堂日親問法幼璋請每歲于天  
台山建金光明道場大會諸郡久之將辭歸王即于府  
城建瑞龍院文穆後改  
為寶山院祈請開法是時禪門興盛復與  
懸記相應寶正四年四月乞墳塔于王王乃命陸仁章  
於西關選勝地創院改天台隱龍為隱迹塔畢幼璋入

府辭王屬以護法遂尅期逝焉

僧自新故異僧也常衣褚衣住廣德山院天寶間淮南將李濤將寇衣錦軍文穆王奉命為應援使將兵禦敵至其地衆皆遁去而自新歸然晏坐軍中問其故曰左右皆兵耳去將安適時文穆王在衆中衣服與士卒伍自新忽歛衣致敬與語久之及文穆王還載與俱歸從容問當時何以見識曰微僧無他術但覩公骨法非常確似咸通皇帝御容故幸得一識也又有日者視文穆

王曰此人手必百人當大貴其術與自新類

僧全付會稽人隨父為估客至豫章聞禪會之盛求出  
家遂抵宜春仰山禮南塔已而還東府文穆王特加禮  
重賜紫方袍不受改賜衲衣號純一禪師全付曰吾非  
飾詞恐後人效吾而逞欲耳天福二年東府戎將為闢  
雲峰山建院名曰清化開運中坐亡有大風振林木逾  
時乃定

僧道憇字順德永嘉陳氏子也六歲不茹葷親黨強啖

以枯魚輒吐去因薙髮于本州開元寺既而抵閩謁雪  
峯禪師鈔契宗旨時謂之小愆布衲歸住東府鏡清寺  
倡雪峯之法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辭學宏贍屢擊難  
之退謂人曰愆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文穆王命主  
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冊  
山

僧靈照高麗人初入閩中得雪峯禪師鈔旨平居惟一  
衲服勤細事閩人謂之照布衲已而來居杭之龍華寺

天福中卒于大慈山

僧德韶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嘗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生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推其背曰汝當出世塵俗中無置汝所也廼薙髮受滿分戒於開元寺一日造龍牙禪師居遁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居遁曰合如是德韶惘然已又見僧文益平生凝滯渙若冰釋是時文益立法眼宗謂德韶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大弘吾道行矣自愛于是遊天台觀智者遺



蹤如故居德韶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開運時忠懿王鎮台州德韶語王曰他日為霸主無忘佛恩又曰此地非君治所當速歸國城否則不利矣王急歸果有胡進思之變及襲位迎德韶入杭州尊為國師德韶說法簡要絕去支蔓常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字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其立說多此類也開寶四年山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德韶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于峯頂林木變白德韶乃示疾於蓮華峯叅問

如常未幾集衆言別跣趺而逝

僧行脩泉州人本陳氏子生而異香滿室長耳垂肩迨  
七歲猶不言或曰癡邪忽應聲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煙  
樓耳長遊方外至金陵瓦棺寺祝髮受具叅雪峯義存  
武肅王天寶時行脩至四明山中獨棲松下說法天花  
紛雨又跌坐龍尾巖結茅為蓋百鳥銜花飛繞寶大元  
年來抗之法相院依石為室禪定其中乏水給飲卓錫  
岩際清泉迸出乾祐初忠懿王以誕辰飯僧永明寺行

脩徧體疥癩徑據上座王見大不敬遣之去齋罷僧延  
壽告王曰長耳和尚定光佛應身也王趣駕恭禮行脩  
默然但云永明饒舌俄頃跣趺而化久之益脂膚津澤  
爪髮復長月必三淨寺僧恐其久而毀也乃髹塗其骸  
體後賜號宗慧大師

又武林梵志言行脩幼勤課誦雪  
峰存公曳其耳至于肩入城士女

每牽其耳結于頤間脩惟默笑或勸脩福能遮百醜永  
明壽語錢王此定光佛脩聞之曰彌陀饒舌遂坐化云

云

僧義寂居天台國清寺善弘教法忠懿王常閱永嘉集

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伏無明三藏之句不曉其義  
馳問國師德韶德韶曰義寂必解此語王乃召義寂詰  
焉義寂曰此智者大師妙玄中文時遭安史兵殘近則  
會昌焚毀中朝教藏殘闕殆盡今惟海東高麗闡教方  
盛全書在彼王即遣國書贊幣使高麗求取一家章疏  
高麗君乃命國僧諦觀報聘以天台教部還歸于我諦  
觀既至稟學義寂于螺谿之上王為建定慧院賜義寂  
號淨光大師東還教藏悉付于義寂未幾卒追謚九祖

釋典又言義寂嘗語德韶智者之教惟新羅有善本願藉大力致之德韶以聞忠懿王乃遣使航海傳寫而還所傳與此畧異

僧延壽字冲立本姓王餘杭人也七歲誦法華經七行俱下羣羊有跪聽者年十六時文穆王鎮餘杭延壽獻齊天賦衆咸欲官之至二十八歲為華亭鎮將以官錢放生坐死文穆王赦之聽其出家衣不綰纊食無重味久之住天台智者巖習定有斥鷃巢于衣裓禪觀中見

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已謁僧德韶聞墮薪而有悟德韶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建隆元年忠懿王重勅靈隱寺命延壽主其事後遷永明道場以心為宗以悟為旨度弟子一千七百人著宗鏡錄一百卷期每日行一百八善又註心賦一卷著抱一子若干卷有云寧作心師不師於心又云數盡則羣有皆虛名廢則萬象自畢賜號智覺禪師開寶八年卒諡曰永明宗照大師延壽聲被異國高麗王常投書問道執弟

子禮奉金絲織成伽梨水晶數珠金澡瓶等遣僧三十  
六人親承印證相繼歸國各化一方

僧贊寧本姓高氏其先渤海人隋末徙居德清縣祖瑁

父審皆隱德不仕寶正中捨身杭州靈隱寺為僧

一云出家

祥符已而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山律著述

毘尼時人謂之律虎

王禹偁通慧大師文集序云文穆王時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

公族有若忠懿王俶宣德節度使偁奉國節度使億越州刺史儀  
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  
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楊惲  
與大師以詩什倡和又得文格于光文大師蒙征受詩訣

于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為流輩所推時錢塘名僧有若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健謂之文虎大師多毘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

遂署監壇又為兩浙僧統是

時江潮或溢出石塘贊寧與延壽建塔于江干鎮之

小麥

嶺有贊寧塔

潮由是復循故道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入宋

贊寧奉舍利真身塏以朝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賜

紫方袍尋賜號曰通慧

時宋帝常幸相國寺問贊寧曰朕見佛當拜乎對曰現在佛不

拜過去佛宋帝大喜遂為定禮

命充翰林史館編修纂高僧傳三十卷

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聽歸杭州舊寺



居無何徵入汴京住天壽寺叅知政事蘓易簡奉詔撰  
三教事迹奏贊寧與太乙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制  
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元年  
充右街僧錄年八十餘卒謚曰圓明大師塋龍井贊寧  
博物多識辨說縱橫徐鉉仕江南日常襍被入直澄心  
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掣韁却立鉉遣信諮  
贊寧贊寧曰下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  
隨毀者是也鉉斲土果得巨獸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

日不動以腐糟漚之遂爛焉徐知諤得繪牛一軸晝則  
嚙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江南後主後主馳驛  
貢宋太宗羣臣無能辨其理者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  
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和色著物則  
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或風撓飄擊有石落海岸得之滴  
水磨色染物則晝明而夜晦此二形殆二物所繪也羣  
臣以為無稽贊寧曰事載張騫海水異物記公等特未  
見耳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於六朝舊本得之贊寧又

著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顏師古證蔡邕非史通等說及荀譜物類相感志諸書王禹偁深嘆服之年七十八與至道九老會王處訥常推其祿命曰師病孤貧法無貴壽喜生時正得天貴臨門贊寧曰母謂我生時武肅王往衣錦軍拜塋過門雨作駐于茅簷甚久此其應也

按王禹偁序云母周氏以梁貞明七年己卯生師于金鵝山別墅

僧儀晏湖州許氏子也生於唐乾符三年誕育之時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某鎮信安強為娶婦儀

晏不從遂遊歷諸方已而省父母歸舍舍旁陳司徒廟  
有凜禪師像儀晏往瞻禮遽失其所在一日湖州守展  
祀祠下見儀晏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  
胫或者云是許鎮將子也自是詣括蒼叅僧德嚴遂薙  
髮焉常摘桃山間浹旬不歸忽見攀桃倚石泊然在定  
開運中遊江郎巖觀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  
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為念慧興如所戒明年啓視儀  
晏素髮被肩胷尚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已復回信安

烏巨山侍郎慎知禮鎮衢州命僧守榮詰其定相儀晏殊不與辨守榮禮像得舍利數枚歎曰晏公真不可以淺鮮測也忠懿王一夕夢師來見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賜號開明禪師宋太宗召入對便殿從容言禪定事深契上旨久之得請還山淳化元年卒壽一百五十歲

僧彌洪夙有道行開運元年結庵于杭州煙霞洞口遇神人指曰山後有勝蹟何不顯之彌洪尋于洞內見石

刻羅漢者六遂虔祀之已而彌洪死忠懿王一夕夢僧告云吾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盍為我聚焉王夢覺命侍臣訪至洞遂補刻一十二像以符所夢云

僧清聳福州人也初參法眼禪師文益文益謂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清聳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經感悟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王弟弘億執師事之禮忠懿王命于衣錦軍兩地開法最後居國城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開寶四年忠懿王閱華嚴經因詢天冠菩薩住

處大會高僧無有知者清肇習聞其處遂遣使至閩支  
提山得華嚴經八十二本髣髴見天冠千軀金燈四耀  
隨奏王捐金建寺鑄天冠銅容循海而來會颶風作舟  
人以半沉水及抵寺其半投水者已至國人莫不異之  
僧契盈閩人通內外學常遇仙教以絕三彭之法三彭  
者三尸也廣順中來居杭之龍華寺賜號廣辨周智禪  
師契盈性尤敏速一日侍忠懿王遊碧波亭時潮水初  
滿舟楫輻湊望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越國去京師

三千里誰知一水之利如此邪契盈荅曰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中兩度潮時人稱為駢切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率由海達青州故云

僧道潛河中人也本姓武氏少詣臨川僧淨慧一見以為法器曰吾道東矣已又謁法眼禪師文益文益曰子向後有五百義徒為王侯所重尋結廬衢州古寺閱大藏經顯德初忠懿王迎入西府受菩薩戒賜號慈化定慧禪師居慧日永明院道潛常欲從忠懿王求羅漢銅



容未白也王忽夢十八巨人隨行

五燈會元作十六尊者

明日道

潛以請王奇而許之仍于道潛賜號中加應真二字以表異焉道潛坐永明時登堂問法者恒五百人文益之言至是遂驗

僧希辨蕪州常熟人

一曰忠懿王子疑非

幼出家禮本邑僧啟祥

落髮具戒已而詣楞伽山聽講僧律尋謁天台受心印與同時德韶齊名乾德初忠懿王命住東府清泰院署慧智禪師太平興國初王入覲於宋希辨隨寶塔至見

太宗滋福殿大加慰諭賜紫衣號曰慧明端拱中乞還  
頒御製詩及御書急就章逍遙詠秘藏銓太平聖惠方  
一百三十卷以寵之創浮屠于常熟山院凡七級高二  
百尺

僧志逢餘杭人也通貫三學了達性相顯德時結茅于  
五雲山一日晏坐忽有神人跏于前志逢問曰若為誰  
曰護戒神也志逢因言吾患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  
有何罪惟傾棄滌鉢水亦小過耳言訖而隱志逢自是

盡飲滌器水積久成脾疾十載乃愈大將凌超特創華  
嚴道場曰靜慮庵延主席焉軋德初忠懿王召賜紫衣  
為築雲棲寺居之雲棲塢素多虎志逢每攜大扇乞錢  
買肉飼虎虎遇之輒馴伏故世稱伏虎禪師一號大扇  
和尚後謚曰普覺是時又有僧紹巖號了空大智常照  
禪師僧清昱賜號圓通妙覺禪師僧支蟾賜號慈悟禪  
師

又報恩禪師姓蔣氏命住  
資崇院咸講玄妙正宗

僧行明延住六合寺僧慧

居命主龍華寺僧永安令居報慈寺餘不具述

僧願齊姓江氏錢塘人初與忠懿王叅天台德韶尋往  
遊雁蕩山結廬平陽縣常登坐或問夜月舒光碧潭無  
影願齊曰何為弄影其人趨西立又曰不惟弄影無乃  
怖頭王甚欽重之為建普照道場以平陽一鄉之賦贍  
焉

釋岩居錢塘湖心寺專誦法華經期滿萬部得生淨土  
會有蓮華生陸地岩誓焚身以畬西方三聖忠懿王力  
止之一日忽見蓮華光照體越三日欣然坐逝

僧德倫永嘉人世稱錐刀尊者常以錐刀自隨人有丐之者曰錐刀從我覓邪此刀墮地則天下太平未幾忠懿王納土人以為驗相傳國城西河故德倫所鑿

僧彙征善詩文有集七卷忠懿王時命為僧正賜號光

文大師

吳越僧又有處默能詩多奇句羅隱見其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之聯詠曰此吾句也乃為

師所得邪

錢朗

閭丘方遠

鶴衣道人

韓必吳

公

張契真

暨齊物

朱霄外

錢朗洪州人少以五經登科仕唐累官光祿卿文宗朝  
歸隱廬山得補腦還化之術武肅王延至西府以師禮  
事之時朗曾玄孫數輩皆以明經官邑令皤然皓首拜  
于階下而朗貌若童子人咸異之一夕忽語家人曰適  
為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如生及舉棺尸  
已解去時年一百七十餘歲

閻丘方遠舒州人也

一云青州

生州之天柱山下幼辨慧年

二十九師香林左元澤廬山陳玄悟傳法錄于天台葉

藏質皆曉暢大義甚得真傳方遠故精黃老術而又酷  
喜儒業博學多聞常詮太平經十三篇行世唐龍紀初  
累召不起景福中遍遊名山至餘杭天柱異而止焉武  
肅王厚加禮遇常與相度洞霄宮形勢改天柱觀南向  
因奏請賜紫重建太極宮居之賜號洞玄先生

又云妙有大師

天復中一日異鄉繞室忽作控鶴狀怡然而逝後有復  
見于仙都山者人皆以為尸解先是羅隱就方遠授子  
書方遠必瞑目而授餘無他論弟子夏隱言謂方遠曰

羅記室令君上客先生何不與之語方遠曰隱才高性  
下吾非授書不欲輒及他事也其嚴介如此同時有鶴  
衣道人者不知何郡縣人亦無姓名日醉臥處州鳳凰  
山下忽為里婦所詬辱嘆衣為鶴跨之而去竟莫知其  
何術後人建祠祀之即今報恩光孝宮是也

韓必吳崧者唐末與吳珙吳頊皮光業林昇羅隱何肅  
同居長城八座山號曰八友已而稍稍散去武肅王時  
兩人偕隱于洛塢日以煉丹為事遣羅隱招之兩人隱



入石壁中至今名為二仙石壁

張契真錢塘人生有異相青骨方瞳形如瘦鶴幼負筐從胡法師遊已而道遇朱天師一見喜曰子骨法應得仙也授以要訣未幾復受樊先生靈寶籙獨處真聖宮數年繙繹蓋笈琅函之秘深得微旨忠懿王命主三籙齋事歸宋太宗選居太乙宮召對賜紫令校道書賜號元靜太師一日見朱衣吏持符檄契真趣職頃之沐浴卒火葬後得青黑色珠數升

暨齊物

一作物齊  
又作濟物

字子虛杭州人也師玉清觀朱君緒

受法錄神符祕方救物不怠後隨入大滌山中依巖洞  
為室又構垂象樓貯道書幾千卷朝夕討論貫穿精微  
聽者莫不忘倦忠懿王欲為賜度弟子齊物對曰樂靜  
已久不願有也所居室壁東西各置一隙采日月光華  
久之忽語左右曰吾將復往羅浮石樓間矣遂不知所  
之

朱霄外台州道士也素有道術為忠懿王所知遂命葺

台州之白雲庵為棲霞宮以霄外主之



十國春秋卷八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

九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九十

檢討吳任臣撰

閩一

司空世家

司空姓王名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也五代祖暉為固始令民愛其仁留之因家焉及父恁業農頗以貲顯

按于

兢忠懿王廟碑云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蒞王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唐末僖宗

入蜀羣盜起江淮壽春屠者王緒與妹壻劉行全聚衆

五百據壽州未幾衆萬餘自稱將軍復取光州劫豪傑

置軍中時潮為縣佐史

通鑑以潮為固始縣佐新唐書五代史以潮為縣史皆非也按

唐制諸縣丞簿尉之下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通謂之縣佐皆有史路振九國志曰潮少為縣佐史今從之與弟審邽審知以材氣知名邑人號曰

三龍緒署潮為軍正主廩庾士推其信是時蔡州秦宗

權方募士以益兵緒提二州籍附宗權宗權以緒為光

州刺史召其兵會擊黃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緒

緒率衆南奔

新唐書云它日賊不如期宗權切責緒懼與劉行全拔衆南走今從五代史

略

潯陽贛水取汀州陷漳浦皆不能有也初以糧少故兼道馳約軍中曰以老孺從者斬潮與二弟時奉母行緒切責潮欲斬其母潮等請先母死會諸將士皆為請遂舍之

新唐書云會母死不  
敢哭夜殯道左疑非

有術士望軍氣言軍中當有

暴興者緒益猜忌潛視部下魁梧雄傑者多因事誅之劉行全亦死焉衆懼曰行全親也且為軍鋒之冠猶不

免况吾屬乎

按閩書行全與弟德全待全戮力行間王  
緒忌而殺之王審知有國悼其死非罪為

立廟行次南安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棄墳墓妻子而



為盜者為緒所脅耳豈其本心哉今緒猜刻不仁將吏之材能者必死軍中方不保朝夕豈能圖成事哉且子美須眉才絕衆吾不知子死所矣前鋒將大悟與潮相持而泣乃選壯士數十人伏篁竹間伺緒至躍出擒之

一軍皆呼萬歲

按新唐書縛王緒者即劉行全非也今從通鑑及九國志

潮推前鋒

將為主前鋒將曰生我者潮也請以為主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剗劔祝曰拜而劔三動者我以為主至審知劔躍於地衆以為神皆拜之審知讓潮自為副緒嘆曰我

不能殺是子非天乎

後潮幽絀于別館緒慙自殺

潮令於軍曰天子

蒙難今當出交廣入巴蜀以幹王室於是悉師將行會

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聞潮治軍有法

帥耆老奉牛酒迎潮留為州將潮乃引兵圍泉州時光

啟元年八月也明年八月拔泉州殺彥若遂有其地

唐新

書紀王潮臨泉州劉彥若死之按諸書皆作廖彥若新紀作劉恕誤

先是黃巢將竊有福

州

時建州刺史李乾祐棄城走後守李彥聖與戰死

建寧人陳巖聚衆千餘人

號九龍軍率衆拔之福建觀察使鄭鑑奏為團練副使

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縱其徒為郡人患巖將按  
誅之連奔溪洞中合衆攻福州巖擊破之鑑表巖自代  
拜觀察使至是潮遣使降之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既  
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之大順二年巖病  
劇遣使以書召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  
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

按五代史云巖景福元年卒  
蔣文惲閩中實錄云大

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通鑑從之昭宗實錄  
在明年三月今從十國紀年又新唐書薛史閩書閩中  
錄皆云范暉巖壻餘書則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啓  
運圖載監軍程克諭表云妻弟此為得實今從之  
巖舊

將多歸潮言暉可取

通鑑云暉驕侈失衆心

潮乃以從弟彥復為

都統弟審知為都監攻福州彌年不下

通鑑云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

洞及濱海諸蠻皆以兵船助潮○潮常駐輜重于武安場宿重兵守之名曰柳營

暉乞援于威

勝節度使董昌昌與巖姻好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

彥復等以援師且至請班師不許又請潮自臨軍且益

兵潮令曰兵盡益兵將盡益將兵將盡則吾至矣於是

彥復等急攻暉景福二年五月暉以印授監軍棄城走

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自稱

留後素服葬巖以其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巖家建州人

徐歸範以州應潮刺史熊博死之

何喬遠閩書云熊博建陽人有才勇尚氣

節徐歸範據州應王潮博遂遇害○稽神錄云博本建安津吏岸崩出一古塚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使平光寺僧葬之博後至建州刺史汀州刺史鍾全慕

舉籍聽命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潮乃盡有五

州之地九月戊戌唐帝以潮為福建觀察使

新唐書云昭宗假潮

福建等州團練使俄遷觀察使今從通鑑

乾寧初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潮

遣將李承勳將萬人擊之蠻解去承勳追至漿水口破

之閩地略定潮乃創四門義學還流亡定租稅遣吏巡  
州縣勸課農桑交好鄰道保境息民人皆安焉三年九  
月庚辰唐升福建為威武軍拜潮節度使檢校尚書左  
僕射四年冬潮有疾

按于兢碑記云乾寧三年僕射遘疾今從通鑑

審知知軍

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表聞于朝贈司空開平時為潮  
立廟稱曰水西大王潮沈勇有智略弟審知為觀察副  
使有過輒加捶楚不以為嫌審知亦無怨色寢疾時捨  
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等而託審知以大事世咸服其

能知人

太祖世家

太祖名審知字信通

錢昱忠懿王廟碑人云字詳卿

潮季弟也身長七

尺六寸紫色方口隆準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所

居處恒有紫氣羃其上潮一日使日者視己兄弟曰一

人勝一人審知方侍潮側沾汗而退乾寧時為福建觀

察副使有僧涅槃者於衆中駭而指之曰金輪王第三

子降人間專生殺柄已而潮病命審知權知軍府事及

潮歿讓其仲弟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  
審知乃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  
唐以審知充威武軍留後檢校刑部尚書

新唐書云詔  
審知節度觀

後察留冬十月癸卯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

使三年春二月壬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右僕

射

唐書云審知厚事朱全忠全忠薦  
為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俄改光祿大夫檢

校司空特進檢校司徒天復時唐帝在鳳翔賜審知朱  
詔自三品皆得承制除授二年唐賜審知武庫戟十二



枝列於私門非恒例也是歲築福州外羅城四十里天祐元年夏四月唐遣右拾遺翁承贊加審知檢校太保封瑯邪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先是蕭梁有王霸者王氏遠祖也居福州怡山為道士常云吾子孫當王于此方乃為識瘞壇下光啓中爛柯道士徐玄景斲地獲其辭曰樹枯不用伐壇壞不須結不滿一千年自有系孫列又曰後來是三王潮水蕩禍殃巖逢二乍間未免有銷亡子孫依吾道代代封閩疆解者以潮水蕩

禍殃謂潮除禍患開基業也巖逢二乍間謂陳巖逢潮

未幾而亡也代代封閩疆謂潮與審知兩世也

閩書云  
光啓丁

未歲衢州爛柯山道士徐景立取土仙壇東北隅得瓷瓶七口各可容七升水中悉有炭上總蓋一青磚識文

云又閩人謠云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知

字也巖死而潮立潮死而審知繼之其言遂驗

黃滔集  
又云晉

郭璞記曰南臺江沙合即有宰輔相公之登台席也江沙契焉是歲建報思定光多寶

塔于福州薦考司空妣秦國太夫人伯兄司空也海上

黃崎波濤為阻審知禱于海神一夕風雨雷震擊開為

港閩人以為德政所致唐帝賜號曰甘棠港封其神曰

靈顯侯

一作顯應侯○三山志云五代史謂閩人號甘棠港誤

是時命管內軍州

搜遺書繕寫以上

天祐二年夏四月王藏佛經于壽山凡五百四十一函

總五千四十八卷唐學士韓偓挈族來奔佛齊諸國來

賓是歲築南北夾城謂之南北月城合大城而為三周

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大城之門八曰福安門清平門

清遠門安善門通遠門通津門濟川門善化門南月城

之門二曰登庸門

以登庸名門者應郭璞合沙橋道清門北

月城之門二曰道泰門嚴勝門

舊有嚴氏居適于壞家需米取贏極博會天旱

刺史夢神告之曰必得如嚴者使

復塑北方毘沙門天

王以鎮之命唐國子四門博士黃滔為碑文以紀其事

碑文畧曰公之築城也恢守地養民之本隆督勞永逸之策其名舉一而生三法陽敷也曰大城焉南月城焉北月城焉周圍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基鑿于地十有五尺許土胎石而上上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甃以磚凡一千五百萬片上架以屋其屋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八百有十間自廊凸而出之為敵樓樓之層者二十有三又角立之樓六其二者層復層焉皆欄干鈎聯參差煥赫而廊之若干步一鋪又各以鼓而司更焉凡

三十有六謂之更鋪其四面之門八其南曰福安門福  
安之東曰清平門西曰清遠門其西北曰安善門安善  
之東曰通遠門其東曰通津門通津之北曰濟川門其  
西曰善化門皆鐵扇銅扃開陽閣陰門之上仍揭以樓  
三間兩挾兩翕修廊雙面遠碧門之左右又引而出之  
為之亭兩門一厦又匪樓之門九曰暗門焉又水門三  
其二樹檣篩波卸帆入舟鳴榔柳浦迴環一郊堤諸萬  
戶注之以堰二渡之以橋九鏡瑩虹橫交舫走蹄斯大  
城之制也粵南月城也東貯九仙西盛烏石之二山嘉  
樹蓄雲茂草藏獸城上之廊一千有三間敵樓四十有  
九樓之層者三其門二曰登庸門道清門其上之樓其  
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八水門二其堰一其橋五  
及廊之更鋪二十悉與大城類其外之東西復距而出  
之謂之橫城其東也城上之廊四十二間五厦其門一  
斯南月城之制也伊北月城也城上之廊六百四十二  
間敵樓二十有六樓之層者十其門二曰道泰門嚴勝

門其上之樓其下之扉左右之引亭建暗門四水門二其橋一及廊之更鋪十有四復與南月城類又甃而出之謂之橫城城上之廊五間一履其門一斯北月城之制也其東畫長川以為洫西連乎南盤別浦以為溝悉通海鰭朝夕盈縮之波底澤鱗介岸泊膠艘北截越王之故山派西湖之為隍若鼉之負如甌之置軒軒然翼神開之地也

唐以梁王全忠奏賜王建祠福州勒功

于石

唐侍郎于兢撰碑文曰粵自範金合土之制雲師火紀之名禹別九州堯咨四嶽莫不簡求良輔弘

濟兆人彰克勤克儉之能垂可久可大之業嗣大叔寬猛之政循仲尼富庶之言既茂勲勞宜標篆刻公名審知姓王氏瑯琊人也其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濟其美史不絕書後以太祖就祿光州因家于是郡焉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蘊玉贈秘書少監父恁贈光州刺史繼贈太尉公即太尉李子也初公兄潮志尚謙恭譽高鄉

曲善于和衆士多歸之福建節度使陳巖即嚮其名又以所屬泉州求牧乃遣禮而請之及到任頗著嘉聲後巖在軍病甚不能視事軍士等懼無統御願有依從泉牧遂以郡妻于仲弟審部而與公偕赴至則積惡者屏去為善者獲安因詔授節度使累加檢校右僕射於是刻其訛獎整其章條三軍無譁萬姓有奉乾寧三年僕射邁疾且付公以戎旅仍具表奏尋加刑部尚書威武軍留後俄授金紫光祿大夫右僕射本軍節度使公器局端雅識理融明稟崧嶠之真精得圮橋之妙畧及膺帝命罷陟齊壇細柳連營旌旗動色蒲盧蒞政草樹逢春一年而足食足兵再歲而知禮知義方隅之內仰止攸同曩以運屬艱虞人雁昏墊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公既統藩垣勵精為理強者抑而弱者撫老者安而少者懷使之以時齊之以禮故得汙萊盡闢雞犬相聞時和年豐家給人足版圖既倍井賦孔殷處以由庾取之合轍夫述職之道底貢為先九江爰序于厥苞五霸是假

於縮酒雖旬服之近江漢之中或遇阻艱亦絕輸賦惟  
公益堅尊獎慎守規程松柏後凋風雨如晦地征旁午  
天庫充盈共仰勤劬咸知匡戴常以學校之設是為教  
化之原乃令誘掖童蒙興行敬讓幼已佩於師訓長皆  
實於國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閩川以南地雖設險人  
尚爭雄或因饑饉洊臻或以剝為苦萑苻易聚巢穴  
難探公感之以思綏之以德且曰吏實為虐爾復何辜  
示以寬仁俾之柔服遂使數十年之氛祲遽致廓消一  
千里之封疆旋觀昭泰張綱以單車入壘虞詡用絳綬  
擒姦以古況今彼猶懷愧爰自天寶艱難之後經費實  
繁聚斂之臣名額滋廣即山鳩利任土庀財峻設隄防  
頗間調贍洎經烽燧仍患崎嶇三司之職務空存四海  
之輪蹄鮮至公按其程課今以權衡盡叶舊規尤彰宏  
業而又奉大雅之教崇上善之因象法重興導師如缺  
虹梁雕拱重新初利之宮鉅軸牙籤更演昆尼之藏而  
又盛興寶塔多捨淨財日麗飛甍雲攢彩檻碩艷迴向



遠通歸依用俾羣綠皆同妙果佛齊諸國雖同臨照靡  
葉冠裳舟車罕通琛賁同亦踰滄海來集鴻臚

此乃公示以中孚其內附雖云缺類亦慕華風宛土

龍媒寧獨稱於往史條支雀卵諒可繼于前聞自燎熾

西秦烟飛東觀魯壁之遺編莫核周陵之墜簡寧存並

命訪尋精于繕寫遠貢劉歆之間不假陳農之求次第

歲題森羅卷軸夫四鄰共守蓋當偃草之期七德方修

必假崇衝之備蓋以恢張制度固護基扃程功而莫匪

子來作事而適當農隙立崇墉之百雉表巨屏於一方

巖邑湯池曾何足數折筭紫帶固不可憑未若督勞致

茲永逸兵戈海起帑庾多虛凡列土疆志重征稅商旅

以之而聖滯工賈以之而殫貧公則盡去繁苛縱其交

易開闢鄆市匪絕往來衡麓舟輒皆除守禦故得填郊

溫郭擊鼓摩肩竟敦庶讓之風驟觀樂康之俗閭越之

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蒿檣崩騰而激水途經

巨浸山號黃崎怪石驚濤覆舟害物公乃具馨香黍稷

薦祀神祇有感必通其應如響祭罷一夕震雷暴雨若有冥助達旦則移其艱險別注平流雖畫鷁爭馳而長鯨弭浪遠近聞而異之優詔獎飾乃以公之德化所及賜名其水為甘棠港神曰顯靈侯與夫名神人以鞭石驅力士以鑿山不同年而語矣於戲辨真金於大冶認釣草于疾風不有良臣誰康澤國尋就加平章事檢校右僕射如故腰懸相印手握兵符益壯軍聲彌新殊渥又改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特進檢校司徒然而物議與詞功厚賞薄以為爵祿未稱酬庸於是異姓分封仍加井邑轉檢校太保瑯琊郡王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公之仲兄審邽自守泉郡一紀于茲黠馬皆調疲人盡泰公性惟雅睦氣稟中和韻契墳簞政倅魯衛可謂高朋輝映超絕一時者也公以天下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梁王勲格穹昊德服華英奉大國之歡盟為列藩之表率今節度都押衙程贊及軍州將吏百姓耆老等久懷化育願紀功庸列狀上聞請議刊勒元帥梁王以

公如河誓著匪石情堅累貢表章顯陳保證朝廷莫弘  
誘勸特示褒持將建龜趺合徵鴻藻兢謬居清列曾之  
雄文項歲常詠皇華往宣宸旨已於視聽親猷徽猷今  
之執簡濡毫得以研精覃思備陳懿績實無媿詞乃作  
斯銘曰日月麗天舟楫濟川內外克入股肱惟賢淮水  
長清銀嶺方寧慶隨祚遠材為時生伯氏雄特泉人仰  
德求瘼斯勤碩條有則冠軍被疾付以師律政教翕張  
士庶寧謐懿懿被閔起師實英傑地列周封心馳魏闕聖  
澤汪洋元戎啓行有典有則為龍為光高懸秦鏡理道  
自靜比屋懷仁連營稟令航海梯山貢奉循環務其輸  
委毋憚險艱周征之術公田什一約以有程守而勿失  
輕徭薄賦謳歌載路高掩龔黃遐追召杜鄉校皆逝童  
蒙來求雅道靡靡儒風優優惟也吹毒久依山谷周忘  
陸梁竟忻柔服法寶梵宇勝因所主崇構斯精福慶攸  
聚佛齊諸國綏之以德架浪自東駸山拱北墜簡遺編  
繕寫精研麟臺矗爾武觀森然卷鍾其勤雄襟連雲永

制爾敵用壯我軍閼譏不稅水陸無滯遐通懷來商旅  
相繼黃崎之勞神改驚濟役靈祇力保千萬艘劉驥荀  
龍頊荒雍雍維邦維翰以侯以公元帥梁王武步龍驤  
挺彼七德削平四方公能事大推心斯在風雨無渝歲  
寒不改殊勛茂績盡瘁宜力國之丹青邦之柱石位冠  
台鼎任隆兵柄重以徽寵分袂異姓優詔銘功萬古英  
風貞珉是勒

是時王以俸泉為直進三司之運如故

兵興

以來天下以三司之泉皆名直進獨王以俸泉為直進闕廷大稱其美

天祐三年秋七月

乙丑鑄金銅佛像一高丈有六尺丁亥鑄菩薩像二高

丈有三尺冬十二月丙申迎像于開元寺壽山塔院

黃滔

丈六金身碑曰釋氏之稱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而  
古今之世以諸佛菩薩其或鑄成塑成刻成其或壁繪

幅繪乎像不可勝紀况多應現感通之自其非之乎我  
公粵天祐三年丙寅秋七月乙丑鑄金銅像一丈有六  
尺之高後二十有三日丁亥繼之鑄菩薩二丈有三尺  
高銅為內肌金為外膚取法西天鑄成東越巍巍落落  
毫光法相初我公登壇之三年己未秋一夕雨歇天清  
風微月明瑤兔無烟銅龍有聲俄夢天之西際燿以照  
物絳雲罅裂大佛中座嶽嶽以觀止熙熙而啓言曰斷  
予一臂衛茲一方既覺而思現乎形昭像也斷一臂誓  
誠也衛一方保衆也始嘉其異姑然其事後創其意乃  
命自賓席之逮將校將校之逮步乘步乘之逮衆庶其  
有植信根之深者映惠燭之明者許一以金投吾俸中  
將積于肆俟以銅易而後鳩工鴻鑪卜境擇日鑄斯佛  
于九仙山定先多寶塔之右古仙徐登上昇之地其日  
圓空境然江山四與素籥之上騰為烟雲盤旋氤氲五  
色成文又有羣鳥或若鴻鵠或如鸞鵲交翔而間鳴自  
寅而及午斯佛也一寫而成翌日我公禮闋之乃與夢

中一類其形儀長短大小無少差其一臂工以之別鑄而會我公神之而露其夢于是迎入府之別亭磨瑩雕飾克盡其妙朝夕瞻拜時不之怠冬十有二月丙申會僧千千以幡以幢以鐘以磬引歸于開元寺壽山之塔院獨殿以居之翼二菩薩於左右三十二相足八十種好具螺鬘纒以成髻珠隱隱以炫額檀信及門而膝地童耄遍城而掌膠夫如是豈非千百億化身之一乎不然者焉得入乎夢而如乎神戒乎形而如乎夢夢不之告工以之缺者哉其應現感通復為之殊矣大矣哉且先天地生之謂道後天地設之謂象道也者以無為為志之也授心印於虛空象也者以有為為志之也盡惠力于報應論者或以之為風馬曾不謂象猶道之較也無象道不行矣始者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不慎其像東其道且西耳惜乎不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設與三皇五帝同世而出必能從容朴素遲回仁義詐偽未之亟竊也奈何天將後之豈徒然哉豈不以仁義之生也曰

堯與舜仁義之亡也曰癸與受至于列國之際強秦之  
立癸受之悖疊疊其躅天謂仲尼之祖述堯舜憲章文  
武終不能獨制之故東釋迦牟尼於中土大陳出生入  
死之理天堂地法之事以警戒之雖人世之風波萬態  
逆翻而幽府之鐵螺一無苟免上智聞之若鏡之磨中  
智聞之若泉之澄下智聞之若火之燒謂之為有則河  
沙芥子之說虛誕難測謂之為無則應現感通之事尋  
常立驗故能銷者慾更禍福一貴賤則為禪教化之一  
源湛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而以金殿地蓮殿宮張法  
橋以度人無刑網以束俗世之敬之可也怠之可也躋  
之可也繇是有委之國君委之大臣之旨既而委之則  
人非常人道非常道我公曠代之生也有神僧識仗鉞  
之雄也應江沙期合仙人識募城之盛也契菩薩說夫  
神通為佛魂交曰夢神非夢而半通夢非神而不感我  
公之虔鍾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設  
二十萬人齋號無遮以落之是日也綵雲繡天甘露粒

松香花之氣撲地經梵之聲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隲  
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誥兵部侍郎昌黎韓公僅中書  
舍人瑯琊王公滌右補闕博陵崔徵君道融大司農瑯  
琊王公標吏部郎中譙國夏侯公淑司勳員外郎王公  
極刑部員外郎弘農楊公承休弘文館直學士弘農楊  
公贊圖弘文館直學士瑯琊王公侗集賢殿校理吳郡  
歸公傳懿皆以文學之奧比偃商侍從之聲齊褒而甲  
乙昇第巖廊韞望東浮荆襄南游吳楚謂安莫安于閩  
越諺莫誠于我公依劉表起棄漢其地也交轍及館值  
斯佛之成斯會之設俱得放心猿於菩提樹上歇意馬  
于清涼山中我公乃顧幕下者某俾刻貞石以碑之某  
以甲科忝第盛府蒙招刊勒之職不敢牢讓謹推于厥  
旨經云作佛像之功德斗量海以有盡塵碎劫以無窮  
至若青黛之畫辟支一金之補毘婆戲為之而以草木  
思見之而刻旃檀其猶現其生羽金其報而況今乃  
儼至誠從靈感銅乎萬萬金乎千千虔鼓鑄于神仙之



山下負吉于火土之數其積功累德豈可以遽以涯而  
言之哉或曰梁武帝之隆釋氏今古靡倫奚報應之昧  
乎對曰梁武帝隆釋氏之數不隆釋氏之旨所以然也  
夫帝王之道理世也釋氏之教化人也理世之與化人  
蓋殊路而同歸彼宵旰于萬有故一夫不獲若已隕諸  
隍中此濟渡于觸類故欲凡一有情悉皆成佛梁武帝  
則不然以民之財之力利將三百祈功覲德則歸諸己  
帝億兆而不乳削頂額以言覺所以私所以然也今我  
公為邦則忠孝于君親牧人則父母于生民造塔四其  
一曰壽山以昭皇帝辛酉歲西巡發誓願以祝熊羆乞  
車駕之復宮闕其二曰報恩多寶定光追薦于先世其  
三其曰大中神光為軍旅也為人民也繕經五歲其二  
進于上其三附于壽山定光大王意同乎塔月三其齋  
或千僧或千佛疏乎誠首則君親次則軍旅人民而已  
後焉況斯佛已之而不已故其地出明珠海出珊瑚象  
于蓮花妙品之紫車渠馬瑙幡幢璎珞周乎多寶之湧

也夫其玄貺之如彼靈感之若此則斷一臂銜一方斯  
昭昭矣豈與彼而論哉某是輒奮筆而無媿也其詞曰  
託入佳夢鑄成鴻鍾臺光法相銅肌金膚恍惚現形昭  
彰合符不有為也其如是乎唐一其宇越百其區伊闕  
之設于地之殊西域既徂東塹鰲隅匪德莫處惟仁靡  
逾懿其橐籥飛作醍醐焦山草木不得不蘊若海波瀾  
不得不枯仙花周謝惠日  
宇但永茲一方磐石其都是時西天國聲明三藏來

### 賓築還珠門

天祐四年春正月乙未設二十萬人齋于開元寺殿號  
曰無遮夏四月梁王晃即皇帝位國號梁改元開平五  
月己卯梁加王兼侍中冬十一月梁封福州閩縣玷琦

里古廟為昭福祠從王請也是歲以九仙山萬歲寺請為梁主祝釐表額曰壽山

開平二年春正月梁詔改福州福唐縣曰永昌

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梁加王中書令福州大都督長

史進封閩王

五代會要作開平四年

秋八月淮南遣使張知遠來

聘舉止倨慢王斬之上其書于梁始與淮南絕王雖據有一方府舍卑陋未常葺居恒常躡屣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於汴沒溺者什

四五

通鑑註云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淞江掠洲港直東北度大洋

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沒溺者衆

開平四年

缺

月命員外郎崔

缺

聘於南海是時大

濬侯官縣西湖廣至四十里灌溉民田無筭

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五月梁大赦改

元冬十月置閩清縣於梅溪場隸福州

五代會要云閩清移就梅溪場

置宋白續通典曰唐貞元元年割侯官縣十鄉為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為閩清縣是歲遣使致

祭於南平王改長樂縣曰安昌

同光初復舊

以劍州為延平

鎮

乾化二年夏四月月掩心大星壬申禁出于張六月梁主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梁主遇弒殂友珪改元曰鳳歷

乾化三年春二月梁友珪伏誅均王即位于東都復稱乾化三年遣使者來宣詔

乾化四年

庚

月天雨豆于境內

貞明元年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貞明是歲王秦封龍

驤侯為弘潤王

故閩越王郢第三子也禱雨輒應唐咸通時封龍驤侯

置鉛場於

汀州寧化縣

十國紀年云寧化縣出鉛置鉛場

貞明二年冬王與吳越為昏吳越牙內先鋒指揮使錢傳珣來逆婦是歲鑄鉛錢與銅錢並行

貞明三年冬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是歲王為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王巖之女

貞明四年夏六月吳將劉信攻虔州譚全播來乞師王出兵鄴都以救之秋八月聞楚敗引還

貞明五年

缺

月王夢梵僧數百輩奕奕有光所至處

有雙檜並池而秀一僧前跏曰王能飯吾于此乎及旦

訪得其地而築室焉命池曰浴聖檜曰息聖

王氏雅重佛法增闕

僧寺凡二百六十七後屬吳越首尾二十七年復建寺二百二十一

貞明六年冬十一月誅僧浩源及其黨先是王承制加

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延彬治泉十七年

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為王者之符由

是延彬驕縱與浩源通謀遣使浮海貢于梁求為泉州

節度使事覺浩源等獲罪延彬歸私第

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龍德二年

缺

月鑄大鐵錢以開元通寶為文仍以五

百文為貫

陶岳貨泉錄曰王審知鑄大鐵錢闊寸餘甚麤重亦以開元通寶為文以五百文為貫俗

謂之銚  
錢並行  
廼音賀  
與銅

龍德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存勗即皇帝位國號大唐  
改元同光冬十月梁亡是歲王於城西南張爐冶十三



所備銅鑼三萬斤鑄釋迦彌勒諸像唐主賜額曰金身  
報恩之寺王又泥金銀萬餘兩作金銀字四藏經各五  
千四十八卷旃檀為軸玉飾諸末寶髻朱架納龍腦其  
中以滅蠹蟬翁承贊為碑銘仍改永昌縣曰福唐避唐廟諱也

同光二年春二月王遣使入貢于唐夏四月漢主引兵  
入寇屯汀漳境上擊之敗歸五月丙午唐加王檢校太  
師守中書令冬十月進萬壽節并賀皇太后到京金銀  
象牙犀珠香藥金裝寶帶錦文織成菩薩幡等物於唐

同光三年夏五月王寢疾命子威武節度副使延翰權

知軍府冬十二月辛未王薨

錢昱忠懿王廟碑云王薨于十二月十二日任臣按

通鑑目錄十一月庚寅朔則十二月當為庚申朔辛未

日正十二日也又福州志云閩王審知以五月五日卒

是日罷節事相沿至今郡人猶

在位二十九年

王以乾寧四年

用初四日為節此志之誤耳

丁巳嗣威武節度使至同光三年乙酉薨實二十九年九國志舊五代史皆以為元年卒者非也運歷圖云同

光三年卒其說為允年六十有四謚曰忠懿葬於福州城北鳳池

山明年尊曰昭武王長興三年改葬蓮花山有後唐所

賜神道碑張文蔚撰文

明宣德五年種屯軍三十人盜發閩王冢冢門堅甚而竅上隅

入之煥廣如屋前祀王繪象凡列五供悉用金玉珍寶  
器後寢紅棺二王夫人也諸偷以分物不均訟于懷安  
尉尉得其金跳脫玉帶亦罷已而訟于臺司副使李素  
魯僉事鄒穉捕治之尉遂自首上跳脫及帶而諸生王  
璉者自言王後當領所盜物且出其家譜壙中物皆脩  
載焉於是按譜徵物舉王繪像懸堂中則方面大耳巨  
目弓鼻紫面修髯儼然可畏四圍朽盡獨中心如故內  
一水碗其底寸許如橄欖瑩如金色召回回辨之曰此  
玻璃碗乃歸琨像及壙中物十之一而委庫吏鄭浩為  
王治塚浩言壙中懸棺推之可動蓋已被發墳前石人  
石獸製極工巧云

龍啟初追謚昭武孝皇帝

冊府元龜作武皇帝

廟號太

祖陵曰宣陵宋開寶七年吳越國王以太祖舊第為忠

懿王廟搏太祖像及孟咸等二十六人像以侑享焉

錢昱

忠懿王廟碑文曰若夫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者衆  
所聞矣其或功及于國道濟於民生居土茅沒饗廟食  
者求諸前史罕有其倫是以黃石立祠皆因遺跡汚陽  
致祭實表舊功故聖人之制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苟無所稱實曰誣祭惟忠懿王非誣祭歟  
公名審知字詳卿姓王氏本瑯琊人秦將翦三十四代  
孫高祖購唐貞元中為光州定城宰有善政以及民因  
遷家于是郡遂世為固始人矣曾祖友贈光祿卿王父  
蘊王贈祕書少監父恁累贈至太尉光州刺史十圍巨  
木始從厚地以盤根九曲洪河本自仙源而析派若缺  
降神之氣豈生命世之才公即太尉季子也形質魁秀  
機辯明敏負英雄之氣者必相交友學韜鈴之畧者咸  
詢智謀懸知五典之書暗合萬人之敵遠近服其義勇  
隣里推其孝弟常有善相者詣公之門視其昆弟三人  
曰富壽皆一體也而季當位極人臣自是公竊負之尋  
遇陟岵興悲在原軫念恭事孟仲嚴若父焉乾符末鯨

網全疎鳧毛屢落摩牙吮血中原正苦於傷殘脫未裂  
裳四海盡疲于征戰公蓄慷慨之氣負縱橫之才每或  
撫髀暗驚彎弧自誓曰大丈夫不能安民濟物豈勞虛  
生乎于是缺俟時待價之缺極溺球焚之志豪使相  
許寢食不忘雖大鵬未飛已具垂天之勢而神馬一躍  
終同追電之踪屬王緒者憑巢寇之戈矛盜霍丘之土  
宇遽言得志遂啓無厭但思于弱吐強吞豈顧其幸灾  
樂禍因乃大掠部屬旁缺復收士民以廣隊伍於  
是公之昆季咸與焉及秦宗權竊弄五兵逼侵四境緒  
內乏嬰城之計外無善隣之助遂率衆以作竄欲避地  
而偷安玉石俱焚孰能分別豺狼當路無匪縱橫幸豫  
章儒怯之中偶番易缺害之後凡經藩翰靡或支吾自  
潮陽抵漳浦百姓畏其塗炭五馬避其鋒刃豈知兵忌  
不戢人慎無恒但蒲騷者終至敗亡妨草竊者焉能長  
久動蓄自疑之志轉乖同義之心適當軍衆不賓遂為  
部下所害公素敦誠信累涉艱危既負出羣之才仍詣

武事之術且兵不可以無主將不可以失人衆遂推公而立之公居下惟謙事長必順雖與情之有屬在公論以不忘乃曰予早事二兄常若嚴訓豈有弟為大將兄居其下者乎遂奏長兄潮以帥其衆仍獲清源為所理之地公由是惡道逵之多梗憤貢賦之不通實欲致理一方尅平羣盜外惟征繕中則經營運籌之勝負預知攬轡之澄清可待大順冬缺范暉奪符印以自尊奉題緘而不遜忠行誅戮周事綏懷人既類于倒懸時合當於逆取公比緣觀釁以因得微詞遂舉勤王之師以伸弔民之義躬事戈甲身臨矢石一年而圍缺年而堅壁遂陷范暉扁舟欲遜疎網難逃遂為海人梟首以獻公既殲元惡乃布優恩凡曰脅從悉命宥過用仁信以御下行慈惠以恤民會未浹旬已聞致理百姓愛之如父母三軍畏之如神明又能成缺讓德無媿遂迎長兄潮遷理是郡復請仲兄却迭居舊邦武肅王表率諸侯蕩平大憝吳越

盡歸于賜履江淮咸奉于專征以其能務忠勤遠求薦擢遂奏授本道廉察及泉州符印借命焉尋朝廷以寡海挺灾久勞我武東南靖亂獲庇吾民俾提旄鉞之權兼襦袴之惠遂升本州為威武軍校潮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仍以公為節度副使獎勲績也洎元昆組謝衆庶歸依公乃躬受遺言式俟朝命明年春帝恩遠降人欲是從初授公檢校刑部尚書威武軍節度兵馬副大使將委什連之任攸居貳職之勞一之日訓習驍雄二之日蕪息疲瘵用心數月善政聞天於是進端揆之資正元戎之位齊壇高築軍模大開分州司屏翰之權握從缺鼓鼙之任未幾顯居使相特錫戶封方隆推轂之寄尤藉秉鈞之力當多難未弭聊同指臂之相須及具瞻有歸實賴股肱之利用式資補袞俾重宸帷天復元年載正乾綱重光帝座言念七閩之地允符八柱之功特頒渥恩用越倫等賜武庫戟十二枝列于私門非恒例也自是日鍾百祿歲逢九遷公致君愈勤述職無怠

萬里輸貢川陸不繫其賒一心尊戴風雨不改其志昭  
皇累嘉忠節別錫異數欲酌懋德豈限羹章天祐元年  
夏四月封瑯琊郡王食實封一百戶尋屬龍蛇起陸戎  
馬生郊人心不厭于有唐天命已歸于新室公知微不  
與居閭閻欺梁祖之即位也纔傾作解之恩繼舉疇敷  
之典三公互拜萬戶連封呂尚帝師之尊官榮既極子  
儀中令之貴考限惟同尋復進封閩王加福州大都督  
長史迨莊宗之建王業也神京克復寓縣咸寧欲教柔  
遠之心先下念功之詔遂增并賦仍改功臣式覃北闕  
之恩用係南門之寄公方推拱極既效安邊惟治民素  
屬于憂勤而得疾遽從于綿篤百齡無效五福先全以  
同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薨于正寢饗年六十有四朝  
廷素欽盡節俄覽遺文既增慙老之悲豈慳錫終之典  
冊贈尚書令諡曰忠懿禮也公生當離亂之運出值艱  
難之秋割據一方當養百姓得深溝高壘之故有披堅  
執銳之衆瞻水陸之產通南北之商鑄銅于蜀山積粟



于洛口者不足言其富也連臨淄之袂投肥河之筭者  
不足言其庶也至若外涵大度內用小心慎刑既及于  
精詳舉事悉從于簡畧犯則不赦今比秋霜之嚴思本  
無私惠如冬日之暖民惟道化吏以法繩此可以稱善  
為政矣言必皆中行罔自欺非正詞不入于聽非公事  
不宣于口居常無聲色之樂平生以禮義自守念十家  
之產者躬行節儉懷五子之歌者心誠荒唐每當燦石  
之威未常操扇纔屬雞鳴之後早見嚴裝以德報思遠  
踰萬里至誠感物動契百神此可以稱善立身矣興崇  
儒道好尚文藝建學校以訓誨設廚饌以供給于是兵  
革之後庠序皆止獨振古風鬱更舊俗豈湏齊魯之變  
自成洙泗之鄉此得以稱善教化矣懷尊賢之志弘愛  
客之道四方名士萬里咸來至有蓬瀛謫仙駕鸞舊侶  
或因官而忘返者或假途而借去者盡赴築金之禮皆  
歸簪珥之行其餘草澤菟羅魚車待遇者固不可勝紀  
此得以稱善招納矣華天事地奉道饗神無非克誠足

以監德然而素欽釋典大廓法門衆善皆臻何德不報  
無漏上智苾芻散布於諸方有作良因伽藍徧滿于樂  
國煉即山之堅固鑄丈六金身鎔麗水之光輝寫五千  
秘藏事非為己願乃庇民此得以稱善求福矣功惟理  
亂志在盡忠安不忘危常為持險之誠小當事大周達  
與國之道以至覆盂數祀高枕三邊雖昆彭致霸之儔  
未能繼踵在位變自尊之患固不同風此得以稱善守  
位矣且天惟祐德民本懷仁公饗富貴者三十年傳冊  
封者四五世遺愛銘於人口忠節出于國史臣子之盛  
不亦大乎迨茲陵谷變遷箕裘廢墜寂寞閭閻以時之薦  
淒涼同之祀之悲士農工商慕舊政以如在潢汙蘋藻  
望遺廟以不存丙午歲我師恤隣闔境向化遇今大元  
興吳越國王位鍾壓紐運偶負圖當保大定功之初行  
興滅繼絕之義既克寧于民庶思咸悅于鬼神每念閩  
川所歸本由王氏而盛雖子孫異代已同薰燼之香而  
春秋二時宜陳蓬豆之禮遂命以公舊第為忠懿王廟

仍參常祀之數霸主爰修于廢祭藩侯遂立于叢祠行  
馬戟技尚存故物取肩尊酒委薦惟馨望山庭月角之  
容立偕老于飛之像庭廡未同于工績槐檀旌改于光  
陰舊徑難尋已絕羅含之蘭菊重門長閉但多仲蔚之  
蓬蒿既乖興廢之儀殊缺致誠之所大宋開寶七年秋  
九月大元帥吳越國王以時和歲豐家給人足俾得福  
謙之祐遂申咸秩之典凡曰祠廟毀廢競出錢帛修完  
乃命銜直將躬授人工旁撈材植補遺基而皆備易舊  
物以咸新曾出諭時已云告畢奢儉得以中度規制得  
以合禮朱軒粉壁隨晚霽以生光修竹喬松向寒霜而  
吐色挺曹筆則陰兵欲動聞郢工則神馬欠嘶步從恚  
周精靈如在矧以故鄉將吏開幕賓僚當其草昧干戈  
屢經勞苦洎自附立臺構盡饗崇高乃望都押衙建州  
刺史孟威等二十六人以配享焉斯廟也前殿清流右  
連渾剎一路自無于塵雜四隣皆屬于幽奇曉霧纔開  
先露列窓之岫疎鐘雖近不驚繞樹之禽公昔也常游

宴于斯今也復祠祭於此始易宅而為廟矧將廢而能  
興苟非陰德不衰今名未朽又豈能身歿之後有如此  
之盛乎豈叨居是藩獲畢斯事仰嘉猷之未遠聽遺愛  
以長新爰屬短裁庶存實錄燕然叙事雖有謝于孟堅  
覲首感人亦未多於叔子乃為銘曰極天曰嶽惟嶽有  
神蓄是英氣生為異人干霄利劍瑞世祥麟爰當季運  
實庇蒸民唐德將衰羣雄欲出陰霧垂地秋氣蔽日豺  
豕猖獗蕉蕪縱逆苟非偉才焉濟王室權為巨盜緒亦  
朋姦欲亂中夏首屠光山誰為英傑同罹險難終則寬  
跡能無厚顏爰率部民同徂萬里緒為衆惡公得衆美  
因戮兇人遂奉君子立功著名自此而始渾浦既寧清  
源復平遂以政事授于難兄孝實至性謙惟直誠靜可  
攝讓亂則經營憤彼閩川拊茲裨將苛虐漸篤政刑俱  
喪銳旅大驅凱歌連唱克定一方式諧衆望始忝貳職  
已播殊勳屏翰之美朝廷備聞迨居重鎮繼事明君盡  
忠竭節松茂蘭薰偃仰大藩蔭庥五郡雖曰功庸亦由

時運二柄齊舉七德兼訓令子令孫當年振奮真王重  
望上相清規陵谷雖變馨香不衰俯緣甲第遂立嚴祠  
年穰屢易蓮豆或虧霸主推恩良時有待舊廟克新  
遺蹤不改奕爾金碧儼然神彩靈昭芳名千秋如在太  
祖雖起盜賊而為人儉約常衣絀袴敗乃取酒庫酢袋  
而補之一日有使南方回者以玻璃瓶為獻太祖視翫  
久之自擲於地謂左右曰好奇尚異廼奢侈之本今沮  
之俾後代無為漸也酷好禮下士唐公卿子弟多依以  
仕宦又拓四門學以教閩中秀士閩書云王氏義學在留暉門外招來  
海中蠻裔商賈資用以饒時四方竊據有勸其稱帝者

太祖曰我寧為開門節度使不作閉門天子也或曰惠宗僭號以御服被於太祖之廟太祖寓夢於惠宗責之不肯服其靈爽有如此

論曰太祖昆弟英姿傑出號稱三龍據有閩疆賓賢禮士衣冠懷之抑亦可謂開國之雄歟廼卒之臣服中原息兵養民大指與吳越畧同豈非度量有過人者遠哉

十國春秋卷九十